



Unicorn

終着駅

The Destination

终点站

The Destination
終着駅

「日」森村誠一

杨军 译

日本推理文坛五虎将之一
首度授权本作品在中国大陆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China Social Press

The Destination
終着駅

终点站

「日」 森村誠一
杨军 译



Unicor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终点站 / (日) 森村诚一著; 杨军译.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087-2443-0

I. 终… II. ①森…②杨…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895 号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0453

主 编: 于洪笙
书 名: 终点站
著 者: 森村诚一
翻 译: 杨 军
责任编辑: 邓晓白
特约编辑: 钟利平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终点站
森村诚一

終着駅
©森村誠一 2002 年
版權代理人: 株式会社ウッドベル

印刷装订: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0mm×235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1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瞬间结识	1
第二章	父亲之死	6
第三章	命运之约	13
第四章	“被迫”卖春	30
第五章	竹子姑娘	37
第六章	隔壁情人	50
第七章	纷乱之证	62
第八章	遗物之谜	80
第九章	再见面的乘客	88
第十章	墓穴之谜	96
第十一章	查明正体	104
第十二章	秘藏之车	112
第十三章	连接之门	130
第十四章	虚幻的爱	138
第十五章	钥匙身份	156
第十六章	住宿卡片	167
第十七章	两种死因	175
第十八章	解开密室	185
第十九章	最后犯罪	195
第二十章	完全犯罪	207

第一章 瞬间结识

1

中央线的列车穿过奥多摩和道志山丘形成的山间进入小佛岭隧道后，很快就到达东京。这里在行政划分上不仅属于“都下”（注），而且到八王子就基本驶入东京市区了，所以在到达东京站前再无任何大站的“阻力”了。

列车拐一个大弯驶过立川河，铁道线在到达中野后为一条直线。列车穿行于如同一个个垃圾箱一样的民宅之间。这一带的地势没有起伏，风景也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在索然无味之中列车越来越靠近了东京。

尽管如此，在到达吉祥寺一带时还残存着一点点昔日武藏野的美丽田园风景。列车一驶过这里之后，便是完全的都市风貌了。

和自然的田园风光相比，都市的风貌显得冷淡而平淡无奇。然而它也给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带来了便利、刺激的狭窄人生空间。

注：都下是指东京郊区的市镇村。——译者注

一般说来，定期来东京的人或是来过几次东京的人在列车行驶到八王子之前（即八王子以西）的时候，紧张的心情便多少开始产生了。尤其对第一次到东京要办理相当困难的事情的人来说其紧张度要更加严重一些。

列车驶过了东中野向右拐了一个很大的弯路后就“完全”进入市中心了。从右侧的车窗口可以看到新宿商务区的超高层楼群；左侧的车窗口可以看到在色彩斑斓的霓虹灯照耀下的歌舞伎繁华大街。时近半夜的各色灯光如同彩色的洪水一样，冲击着色彩单调的列车车厢。而在这里，白天从列车车窗望去，如同洪水的不是灯光而是多色的汽车。

列车一边减速，一边慢慢驶入并排有好几条轨道的站台里。见惯了乡间小车站的人们不禁为庞大的车站而感叹不已。

宫地杏子在列车驶过中野后便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从行李架上取了下来，做好了下车的准备。

终于从乡下逃出来了。过去她也来东京玩过几次。虽然她对自己还敢说是个“东京通”，但和旅游观光、赶潮流来过原宿、六本木不同，由于这次是要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了，因此心中不免还是有些紧张。

自己这次的希望全都在那一张小小的名片上。由于担心丢失了，所以她没有放在手提包里，而是放在了贴身的衣兜里，名片的主人对她一个在西部山间的小城市里当女招待的是这样说的：

“很是失礼，我冒昧地问一下，你在这个店里觉得怎么样呀？”

杏子坦率地对他讲了，他听后大吃一惊：“赚这么点儿钱？要是像你这样本事的人，在东京赚得都是你现在五倍的钱，弄不好还是十倍的呢！在东京，女人太值钱了。不能便宜了这个店！你要是有兴趣，这个忙我是帮定了！”

于是他递给她了这张名片。虽然她还不了解这个人，但她通过

一个朋友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她侍奉的这个男人是最近走红的小说家。由于杏子不了解这个人，所以看样子他不是写通俗小说的作家。

但是，在这个小城市里看上去他不是一般的人。从他穿的衣服到随身的物品和镇子上的男人们都不一样，他不仅有钱，而且还特有气质。大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东京城里人才具有的绅士风度吧。她们从学校里也知道大城市的人是什么样的派头。

当时的杏子也厌烦了乡下的生活。在这么小的镇子上，只要你在一个角落里和一名高校的男同学说上几句话，不消三个小时马上就传遍了整个小镇，使她感到这个小镇小得几乎令人窒息。

没有这个“东京作家”的煽动她也早就想“飞”出去了，是他的话点燃了她早就“骚动”的心头之火。至少可以赚五倍、甚至十倍的钱，那我怎么能被“埋葬”在这么个穷乡僻壤呢！

当然她也知道要在东京生存不是两三句就可以实现的，更不要说伸手就可以从地上捡到金子，她从小说和电视中也知道在东京大有无法生存下去的女人。

不可以空想自己会在东京邂逅一位理想的“白马王子”，但能在东京生活的吸引力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太大了。所以有不少人在转了一个大弯子、耗费了青春之后便陷入了东京的“污泥”之中。

年轻人都希望在东京闯荡一番，无论怎么“传说”东京是一个充满了危险和“污垢”的地方，年轻人也都希望自己是一名堂吉珂德式的勇士，憧憬着自己发迹的机会而甘心堕入都市的“陷阱”之中。

事前她没有打一个电话。如果说了对方可能会泼冷水。反正挡也挡不住了。她决心已定。如果待在乡下，这辈子就再无出头之日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是拿青春赌东京了！最不济也无非是干

皮肉生意，那样一辈子倒也有着落了！

“因此我要赚出十倍。不，要赚出一百倍的钱来！”

宫地杏子坚定地提起手提包，一个人勇敢地踏入到这纷乱的大都市中来。

2

浅川真和军司弘之在新宿车站下了列车。

“再见了。”

“多保重！”

“彼此彼此！”

两个人简短地相互祝愿后便分手混入到下车的人群中去了。他们两个人都是二十二、三岁，一副乡下人的打扮和举止，带着乡间的“泥土味”来到这都市之中，但由于新宿的特点，暂时还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异常”的感觉来。

他们也和宫地杏子一样对东京充满了梦想而来到了这里。当然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反正是碰上什么就干什么呗，怀着“碰运气”的理想毫不犹豫地从小乡下来到了陌生的都市。

浅川先后在拉面馆和荞麦面店里干过。军司当了汽车修理工。不管干什么他们的心气都非常高涨，因为这毕竟是在东京干活，赚的是“皇城”里的钱，而且还真的攒下了一些钱。

在盂兰盆节和新年回家时，他们看到同年龄的同乡还在“土里刨食”，不免有了“高人一头”的感觉。

同时回乡的还有其他在东京打工的同乡，大约相互也都知道干着什么。反正在这两个被认为是必须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带回来在东京最底层赚的“血汗钱”也是令家人刮目相看的了。

因为依然在乡下整日劳作的人们，在这两个节日里是挣不出什

么值得夸耀的东西来的。

对于他们来说，从东京回乡就证明了“东京遍地都是金子”的神话。于是大家都想去碰碰运气。尽管他们也知道地上的金子是有一定数量的，不可能人人发财，但从“衣锦”还乡的人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无论如何也想去一下，说不定自己也会挖出个金元宝。如果不趁年轻去闯荡一番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两个人奇异地坐在了一起，但双方谁都没有深谈什么。虽然相互问了一下姓名，但都不提自己是要去东京“淘金”。两个人都有虚荣心。

“我叔叔在东京开了一家新的快餐店，人手不够，让我去。”

浅川不屑一顾的样子说道。

“东京的一家出版社正在寻找新的作者，这不，非让我去！”

军司也大言不惭地说道。

“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我的快餐店！”

“那我的新作发布会就在你的快餐店里举行了！”

军司也乘机说道。但谁都没有具体讲快餐店在哪儿，是哪家出版社。这些都是“不能”说的。

两个人梦呓般地相互吹着牛，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正为前途未卜而心神不宁。

他们在新宿下了车，但并无目的地，于是，就贸然闯入了纷杂的大都市的两个人马上就陷入了迷惘。瞬间结识的“同伙”像漂泊在大海中的两片树叶，分别向不同的方向随波逐流而去。

第二章 父亲之死

1

暮坂武雄乘坐同一趟的中央线列车来到了新宿。快到新宿站时，车厢内的播音员广播说快要到达终点站了。于是乘客们纷纷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行李，开始准备下车。

两名紧挨在一起的身穿登山服的乘客此时正聊着天：

“哎呀哎呀，你终于又回来了。”

“没办法呀，干这行的不登山不行啊！”

“索性就在山上的休息站就取得了呗！”

“那我可真成了‘山神’，下不了山了。”

两个人絮絮叨叨地聊个不停。

“‘平常’？”

暮坂在嘴里反复琢磨着他们聊天的含意。这次自己要去干的事情是他经营范围之内的项目，但却不是“平常”的。要是成了“平常”都要干的话那可太麻烦了。

虽然是同样的工作，但这次的金额大，成功率又是百分之五

十，失败率也是百分之五十。不，成功率只能说有百分之三十。

如果不成功，他的公司就要垮台。这就是暮坂上东京的目的，他要设法弄到一大笔钱。为了公司他在筹集资金，但无论如何还有3000万日元的缺口。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决定来东京的一个富甲一方的亲戚家借钱。这个亲戚在东京开了一家医院，而且还是一家颇有些规模的综合医院。从他那里借3000万应当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由于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的公司陷入了破产的困境而日益疏远了他。虽然他来之前对这个亲戚讲了目前是暂时的困难，可他会借给自己吗？

他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把握。从小时候起他就和这个亲戚有来往，而且两个人的关系还算是不错呢。他们在一起时，追捕蜻蜓、戏水，甚至可以说还“撒尿和泥玩”呢！如果他对幼年时的两小无猜记忆深刻的话，借给钱的几率应当是高的。

这是一次伤感的筹款。他这次成功与否，关系到15名公司的员工和近30名家族成员的生存。

这是个除了金钱没有什么可以控制的社会，但这次关系到暮坂的人生基点，他要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所以这次的筹款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就是跪在对方面前他也要拿到这3000万！

列车一进到新宿的站台，暮坂的心情顿时高度紧张起来了。

在父亲上京筹措资金的当夜，暮坂的家人便忐忑不安地等候着一家之主成功与否的消息。他的夫人、儿子慎也和妹妹真澄也几乎连晚饭都没有咽下一口。

为了那3000万日元的缺口，可以说父亲想办法想得都吐了血。再拿不到钱，一直维持到今天的公司非倒闭不可。

对此，暮坂一家除了祈祷上天开眼之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他们凡是能借到钱的地方全跑遍了，但还是差3000万。

今天父亲去的地方是最后一个能去的地方了。为此父亲也绞尽脑汁考虑如何成功而归——但事态的发展似乎还在毫不留情地向最坏的方向发展。

夜里 10 点钟，会带给这个家族绝望的“丧钟”——电话铃响了。慎也狂奔过去一把抓起了电话听筒。从那一头传来了父亲那激动的声音。

“是慎也吗？我借到了！”

“什么？借到了？”

慎也全身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化解了。站在一旁倾听电话的母亲也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真澄也兴奋地哭了起来。

“我要借的钱马上就可以得到，而且是现金。现在他刚请我吃完饭。我想早一点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可他一个劲儿的和我聊少年时代的事情，一点儿时间也没有。我在打公用电话。我要坐今天夜里的火车回去。你妈呢？她说不接电话？再不马上来接，我可真的‘火’了啊！”

虽然父亲喝了不少酒，而且这会儿的心情不错。

“好不容易借来的钱可别弄丢了！”

“不要紧，我又不是傻子。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简直和恶战后活下来一个样！”

父亲在太平洋上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打仗时侥幸活了下来。因此他常常对人们夸口说自己命大福大造化大。因为当时在美军的严厉打击下，日军的存活率只是十分之一，所以他坚信自己的后半辈子会顺利通过许多困难的。

大概是在战场上体会了生与死的考验吧，父亲形成了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但他更多的是相信自己的命好。这次借钱归来后少不了又要大肆感慨一番吧。

接到了父亲的这个电话后，大家顿时来了精神，而且马上感到

了饥饿。然而这却是暮坂慎也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

2

暮坂武雄来过电话的第二天早晨、即3月25日早6点左右，在涩谷区一个儿童公园里的公用电话亭内发现了他的尸体。是一位每天早上练晨跑的人无意中看了电话亭而发现的。

因为开始他认为是一个人在打电话，他并没有留意便跑了过去；但他绕了公园一圈后看到这个人还是以同样的姿势在“打电话”就不免起了疑心，他走近一看才发觉这个人死了。

接到报警后警方马上派人赶到了现场。警方当时认为是被害，但尸检发现他是死于脑出血。身上各处又无外伤，随身带的手提包里还装有降血压的药，因此认为他是在通话过程中突发脑出血而亡。

根据尸检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是昨天夜里10点左右或从那两个小时后。现场是住宅小区的僻静公园。正好位于一所学校和上坡路之间的里边一点，所以在那段时间几乎是没有人来往的。

第一名目击者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例如路过那里也看到了死者，或是要打电话发现了电话亭里有一个死人，但都因为害怕而没有报警，便不得而知了。

警察从死者随身的物品中发现了他的名片便打了电话。他的家人突然接到了这个噩耗，因为惊愕和打击竟忘记了3000万借款的事情。慎也为了陪母亲辨认尸体、处理后事也一块儿去了东京。

母子二人在监察医院见到了的父亲最后一“面”。也许是突然发病吧，他的表情似乎非常痛苦，面部也扭曲了。五十年人间沧桑的生活压力蓄积，早已开始腐蚀了父亲的机体。

他们得知父亲一个人偷偷地服着降血压的药，便对他那沉重的

生活压力有了悔恨的了解。

慎也牢牢地搀扶着因脑贫血而站不住的母亲。从前后状况判断，好像是父亲在给家里打了电话后发病的。而且从发病到第二天早上没有得到及时地救护。如果当时立即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或许还能活过来吧。

这里毕竟不是远离人烟的深山或荒岛，而是在大都市的市中心，而且又是在一座公用电话亭里。难道当时就没有一个过路人发现吗？

父亲那痛苦的面部表情仿佛在诉说自己苦闷已极的心事吧。

“是令尊吗？”

一名警官用公事公办的口吻问道。似乎他知道死者的亲属在此时此刻痛苦的心情。

“是的。”

慎也答道。对母亲而言这是一次残酷的“确认”。

“这是令尊身上的遗物，请查收。”

这名警官递过父亲在出门时带的一只人造革手提包。里面有一身准备住宿时替换的内衣、洗漱用品、杂志和好像是从当大夫的那个亲戚家得到的土特产品。那是产于北海道的独特风味的海产品。另外还有手表、钱包、打火机、烟、手绢和名片夹子。

这时慎也才意识到自己忘记了一个重大事件。

“就这些吗？”

慎也问道。

“就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吗？”

这名警官反问道。

“实际上家父是来东京借钱的。他打电话说已经借到了3000万。”

“3000万?!”

这名警官吓了一跳。钱包里只有不足 15 万的现金呀。

“这么多的钱去哪儿了呢?”

“家父死前给我们打电话时说要带 3000 万日元的现金回家的呀!”

“会不会是存进了银行?”

“不会的。我们提醒让他当心时他还说他会小心的。”

“那就马上查一下那个借他钱的人的情况!”

警官顿时慌了。如果从死者身上少了 3000 万日元，这个案子也许就不是简单的急病发作死亡事件了。

与借款人联系之后，他回答说他是付给了死者 3000 万日元的现金，并说那是为了支付有合作关系的伙伴临时应急的准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被怀疑的人就是报案人。但如果是他劫走了这笔不义之财，他是不会去报案而引火烧身的。

那就是有一个在父亲发病倒下后到达的人。这个人发现了一大笔现金后抢走并逃走了。由于他抢走了钱，当然不会去报案了。也许那时父亲还活着!

慎也想像着当时的情景，不禁怒火从心头燃起：

经历了五十年风雨，进入风烛残年的家父死死地抱着那笔关乎全家性命的 3000 万日元；抢走钱的人则不顾家父的死活，却扬长而去；难道这不是杀人吗?!

即使没有抢走钱，那么看到了发病倒地的病人而见死不救，难道不也和杀人一样吗?!

为了慎重起见，第一个发现人首先被进行了询问。

“当时我不知道有钱什么的東西，因为我意识到他死了，根本不敢再去碰他的身体，就马上去打了‘110’。而且我都没敢用亭子里的电话，而是跑回家打的。”

发现者答道。他住在附近，是一家著名公司的常务董事。看来

他不应当是从死者身上抢劫 3000 万的人。

这就是说，可以解释成暮坂武雄在发病倒下后到早晨被人发现的这段时间里被人抢走了 3000 万日元。

但深夜没有目击者，所以仍没有任何线索。

3000 万元丢了。但父亲近一亿元的生命保险金却到手了。这笔钱立即拯救了公司，借款也很快还上了。

慎也知道父亲是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公司、挽救了全家。当年父亲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是吃长在自己和战友伤口上的蛆活过来的。

而今天这些公司里的人则将是吃父亲的“肉”活下去的。

第三章 命运之约

1

水间达彦从宫地杏子那里接到她打来的电话时，已经忘记了她是谁。他听到“名片”时才记起来那句“在东京可以赚五倍、十倍的钱”的话，也渐渐地记起了这件事。

那是他在某出版社主办的一个文艺演讲会所在地——长野县某市的一次演讲会结束后，在当地的一家书店为他们举行的招待快餐时，看到了一名“在乡间罕见”漂亮姑娘时信口说的一句话。

这个姑娘居然当了真，而且出乎他的意料，还千里迢迢来到东京找上门来了。而且说已住到了新宿。

“这下可糟了！”

水间用手捂着听筒发愁地念叨了一句。可对方却“嗤嗤”地笑了，笑道：“是不是让先生为难了？”

她似乎看透了水间的内心。

“为难倒不为难。只是你没有事先打招呼，突然到来让我措手不及呀！”